

留學報辦憶金山

鄧公玄遺著
鄧張近澍校訂

故立法委員，名政治學者鄧公玄先生，歷任國立交通大學、復旦大學、中山大學、政工幹校教授、講座，著述甚豐，桃李滿門；從政後曾任軍委會委員長桂林行營秘書長、政治部設計委員等職。本文係摘錄鄧教授回憶錄「浮漚掠影」中之一段，記述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深造及兼任「少年報」總編輯數年期間之經歷，浮漚掠影已由鄧夫人張近澍女士編印出版，中外圖書出版社代售，定價壹幣二〇〇元美金六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

——編者

民國十五年我在上海醫痧眼既愈，即乘高麗丸啓程（此船已先載東大同學蔣希曾赴美而再度航美）。此次出國與往日往返與滬港間者，心情大不相同，蓋以前所乘者大都係太古輪、怡和輪，或招商輪，而此次乃係郵船，不但設備豪華，且係頭等艙位，飲食起居，均較舒適。當時，美國猶抵制華工入境，留美學生如不乘頭等艙位，

往往有被原船遣回之事，故我亦不能不購頭等艙位。幸我之船票費係由「少年報」所預付，故樂為之。

上船後，我初以為此行當孤單寂寞，難以消遣長途旅程，次晨我往餐廳早膳時，却見有其他中國人亦在座，詢知彼等亦係赴美留學者，其中且有教會牧師一人，年齡最長，我等悉成朋友，船中生活自不感寂寞。惟海浪大作時，若干乘客皆暈船嘔吐，不能起床，而我則起居如恆。船抵日本長崎時，我等皆未能登陸，蓋為時過短。惟到橫濱以後，我等乃聯袂上岸，並乘火車前往東京、大阪及西京觀光，然後返橫濱乘原船直渡太平洋，中途未經檀島，因在橫濱裝貨停泊數日之久也。自日本以過，但見海天茫茫，天晴時，風平浪靜，舉目四望，海與天接，海鷗翱翔，繞船而飛，不覺有天空海闊，心曠神怡之感。我有七絕紀之：

人生如夢寄天涯，一葉輕舟逐浪花。
極目八方何所有，海鷗三五自橫斜。

南旋絮語麻煩文章

船抵舊金山碼頭，陳耀垣、蔣希曾等登船歡迎，因為彼等照料，移民局檢查手續殊形簡單，我順利登岸，但同來之其他留學生則遭移民局之留難，我聞之，乃請「少年報」同志為作擔保，至深夜始克完成手續。是晚「少年報」同仁為我設宴洗塵，美酒佳餚，盡歡而散。飯後，蔣希曾兄陪我至預定之中國旅館下榻。是時我已極感疲乏，即求蔣氏別去，但蔣君因異地重逢，不肯即走，要我曲肱休息，彼即出其所寫之「南旋絮語」相示，並逐句朗讀，且以得意之神色問我：「老兄看我的文章如何？亦有進步嗎？」我說：「老兄文章確有進步，但南旋絮語之內容恐有問題，盼兄至此止步，勿再續寫。」蔣君聞之大為失望，並絮絮不已，我不欲過拂其意，乃謂之曰：「此事非三言兩語所能解釋，容再作細析論。」

「南旋絮語」乃蔣希曾前由北京南歸時，在車上與戴季陶先生之談話紀錄，戴曾以其所知有關黨中若干內幕告知蔣君，蔣記之，其中不僅涉及國共問題，且有若干關於黨內同志是非恩怨。此種內幕消息自不便公開刊登，況當黨內派系糾紛方興未艾之際，尤易引起爭論，而蔣以為遠在

美國，可不致發生問題，故竟和盤托出。殊不知美國方面亦正醞釀黨潮，極易爲反對者資爲口實，我深爲蔣耽憂，不得不勸其勿再續寫，蔣君始終不悟，依然在「少年報」晨光欄照舊刊登其南旋絮語，我見之，惟苦笑而已。果然，不到一星期，三藩市總支部接廣州中央海外部來電，令總支部立刻禁止蔣希曾在「少年報」工作。當時海外部部長爲共黨同路人彭澤民，舊金山之反總支部派人早將蔣君文章寄呈彭某，於是遂下令總支部以驅逐之。蔣君聞之，始信予言之不謬，然爲時固已晚矣。

蔣君富熱血而少修養，有勇往直前的精神，而實乏慎審之思考，昔在上海時，有人比之爲一枚炸彈，隨時均有爆炸之危險，惟蔣與我交往時，我常規勸，故尚未發生重大事故，不料其先我而行，竟心血來潮，任意發表「南旋絮語」絮絮不休，以致引起無端之糾紛，此真不幸。當蔣君聞悉中央海外部電令時，彼仍欲勸說總支部讓其旅遊各埠，鼓吹反抗亂命，總支部不肯接納，我亦力加阻止，於是爲解決其經濟困難計，勸其以筆名在「少年報」撰稿，按字計酬，萬一不足應付學膳等費時，我願爲其設法彌補，蔣君始勉強接受，而一場風波乃暫得告一段落。然不久又因他事使蔣君之「炸彈」，終於爆炸。

東主違約忍讓自安

當時陳耀垣先生與我在廣州所訂之契約，原明言以我爲「少年報」總編輯，不意抵舊金山後，竟發生意想不到之變化與周折。我方抵美時，

陳耀垣先生請我先行休息一週，再談「少年報」工作事，我遂乘機在舊金山觀光，暢遊各風景名勝，同時對唐人街社會情況作初步之了解。由蔣希曾兄口中我已略知黨內黨外均甚複雜，我與蔣君均爲外江人，語言隔閡，殊難適應，因知非處處留心不可。一週既過，陳先生約我至總支部辦公室晤談，當謂近接李文範（君佩）先生來電，即將來美，意欲出任「少年報」總編輯，李係胡漢民先生親信，美洲同志對彼此行不能拒絕，業已復電應允。因此，關於前在廣州所簽合同，不得不予以修改，擬請我出任副刊編輯，而以總編輯之職留候李先生接充，但月薪仍可照一百五十元支給。又謂現在代理總編輯之郭威白係過渡性質，故在李未抵美前，依舊由郭代理，以免多所更張云云。我聞之，心雖不快，但事已至此，惟有表示接受，同時又聞郭威白月薪爲一百二十元，故我自動減爲一百二十元，以免引起同事間之惡感。陳先生見我如此謙讓，深表感激。於是即於次日就副刊編輯之職，正式開始工作。蔣希曾知之，即向我提出反對之意，並謂彼願爲我打抱不平，囑我據理力爭。我立刻制止其代打抱不平之舉動，我說：「你知道我們來美的目的是什麼？我們不是來與人爭權奪利，而是來完成學業，且我們人地生疏，如與彼輩破險，勢難獲得同情，古人云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所以我寧願吃一點小虧，而非我不敢與彼等爭論。」蔣君乃已，然始終以爲我乃軟弱怕事也。

史丹佛大學創校史

史丹佛大學秋季始業時，我與蔣希曾兄同往

註冊，我最初選讀財政及經濟，蓋以經濟爲民生問題之樞紐，必須有相當根底始能有所貢獻。史大去舊金山數十英里，火車可一小時到達，往返頗稱便利。蔣兄已離「少年報」，故遷入史大中國學生俱樂部住宿，我則賃屋於柏羅阿圖之City Gate 樓上。此係莫姓僑胞所設之餐館，樓上有兩間空房出租，除我外，尚有鄧亞魂兄亦住一間。亞魂兄亦就讀於史大新聞學系，且係國民黨同志，經常來往於黨部與「少年報」，蓋林子超（森）之義子也。因是我在此寄居，殊不寂寞，且便於往返於史大與「少年報」之間，實甚適當之居停。

我入史大後，因英文直接聽講頗感困難，然閱讀寫作則可勉強應付。我雖在高小時即開始習英文，然愧乏深厚基礎，在嶽雲中學時，我常感英文教師講授遲慢，時向老師進言，但老師則以同班程度不齊爲言，無法加速。其後在南京東大時，雖課本多採英文原本，但教授咸以中文講授，我雖努力閱書寫作，而聽講與說話之機會極少，今一旦完全直接聽講，大有山陰道上不暇接應之勢。故當第一學期考試時，我決意不參加考試，幸史大係採四季學制（Quarter System）即每年分四個學期，非如他校一年兩學期。迨第一期開學後，我仍重修上期之科目，故第二學期考試時我勉強獲列優等。迄第三學期開始，我再轉至政治系，專攻國際政治公法等課，並選定「中國古代政治哲學體系」一題爲碩士論文題目。

史丹佛大學，係由前加州州長，美國參議員 Leland Stanford 夫婦所創辦。他們夫婦兩創辦

此校，曾有一段曲折哀怨而又可歌可泣之原委。緣史丹佛夫婦僅有獨子一人，鍾愛逾恆，惟其早慧，當時夫婦攜其少君遊歷意大利翡冷翠（Florence）時，被一少女所害死，亦有謂因病而死者，不論如何，史氏夫婦之傷痛可知，當史氏返美以後遂與其親友商議，而將其全部財產捐出，以作開辦大學之用，而名之曰：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蓋為紀念其少君之意。史大之創辦與發展殊非尋常，我就讀史大時，全校學生為三千人，其中女生限為五百人，論者謂此乃因小史丹佛為女人所害，故學校之作此安排，乃屬歧視女性之故。至於中國學生當時不過二三十人，大多數為美國土生華僑，其由國內前來者為數至少，而又多數係清華畢業生。

史大位於帕羅阿圖（Palo Alto），蓋西班牙語高樹之義，史大校徽即以高樹圖案為標幟。高樹在此鎮火車站附近，凡乘車而來者，遠遠可見，我每日往返，均必經此，使我記憶特深，永難或忘，我有古風一首如次：

「古木巍巍逾百尋。上出雲霄承天露。鐵幹銅枝葉婆娑。歷劫長存神呵護。孤危傲岸自不凡。非松非柏無依附。四時寒暑常青青。得天獨厚根尤固。壽算不知幾春秋。靈樁八百何足數。堂堂學府兩相鄰。翰林總總奇材佈。我昔負笈久仰瞻。卅載於今空回顧。少年壯志日消磨。時乎時乎感遲暮。宇宙無涯生有涯。貞堅但願同茲樹。」

工作繁忙咖啡成癖

我每日在史大上課後，必須乘車往舊金山工作，且必須至深夜始得返帕羅阿圖就寢。每日清晨七時以前，梳洗既畢，即下樓早餐，餐畢即往史大上八點之課。十二時在校內午餐，略事休息，即往圖書館閱讀參考書籍，四時許，即趕至車站乘車赴舊金山。到報館時，首先料理各種函件，同時接見訪客，或與同志周旋。六時半在館內共進晚餐，或應友人之宴會，餐畢即開始撰寫明日之社論。「少年報」之社論悉由總編輯負責，每日一篇，不得缺少，但較長之社論可分數日刊登。社論寫畢，大約已在八九時左右，然後趕往車站乘車返帕羅阿圖，故每晚非至十一時以後不克就寢。倘有臨時事務耽延，則惟有在唐人街覓旅館就宿，因過遲則無車返回寓所。幸我設法於每週一至週四選課，週五至星期日則完全無課，因此得以稍事調節。每週一至週四，每日工作約須十五六小時，每感精疲力竭，幸此時年富力強尚能應付裕如。然因睡眠甚晚，而清晨八時又須上課，故為振作精神起見，每日清晨不能不喝濃烈咖啡，自是遂習以為常，久之不免成癖，迄今數十年，終未能改。尚憶某日我起身稍晚，抬頭見鬧鐘指針已近八點，忽又憶起是日八點有社會學之期中考试，我匆匆起身不及早膳，即奔往街上，雇車直飛課堂，是時各同學正在埋頭作業，我取得試題後，亦開始作答，不料試題雖極簡單，然為數竟達百題之多，此時我饑腸轆轤，睡意朦朧，實感難以支持，然事已至此，不能不勉力答完。當我繳卷時，實已頭暈目眩，幾欲倒下，此

我應考以來最狼狽不堪之一次。其後獲悉此次考試成績仍得B字，使我如釋重負。

金山僑報牽涉黨爭

舊金山，華僑稱之為大埠，即此一地，當我初到時有中文日報四家，除國民黨之「少年中國晨報」外，尚有「世界日報」（保皇黨辦）、「中西日報」（天主教辦）、「金山時報」（美國土生華僑辦）。各家立場不同，對於國事主張互異，就中尤以「世界日報」與「少年報」往往意見相衝突。其後由於美國國民黨同志發生歧見，而國內國共之爭與左右派系之分裂，旋亦波及海外，而左派（或汪精衛派）份子乘機欲改組三藩市總支部，並藉以攫取「少年中國晨報」。幸我方同志團結奮鬥，使其陰謀未能得逞，彼輩殊不甘心，於是乃另組總支部於舊金山對海之渥克崙（Oakland），以與三藩市總支部相對抗，同時又開辦「國民日報」專與「少年報」唱對台戲，使業已複雜之舊金山華僑社會愈趨混亂，而我等遂更多敵人。

由於渥克崙黨部之成立，「國民日報」之出版，不僅華僑社會受其影響，即留學生中亦逐漸捲入漩渦，尤其是史丹佛同學更有不歸於揚即歸於墨之現象。「少年報」此時之代理總編輯為郭威白，郭氏亦史大學生，其初並無左傾之跡象，惟當我未就總編輯而改就副刊編輯後，彼始開李文範即將來美，李來則郭勢將被排於「少年報」之外，郭既悉其地位不穩，於是轉而與渥克崙派勾搭，一日公然撰寫社論一篇，主張重開全美代表大會，解決黨內糾紛。其文業已付排，校對見

到後，立告三藩市總支部陳耀垣等，陳召集「少年報」董事會開緊急會議，一致決議驅逐郭威白，並將其社論剔除。同時又決議請我就任代理總編輯之職。董事會派人邀我與會，當以其決議告我，我當時峻拒其請，嗣各董事紛紛懇求，我知勢不能却，乃要求董事允我刊登啓事，聲明一俟李文範先生抵埠，我即解職。董事會以爲如此或將影響李先生之登岸，蓋惟恐反對派設法阻撓之也。我不得已將啓事改爲一俟新總編輯抵埠，我即解職。董事會同意，我乃撰寫啓事刊出，同時即於當日視事。有人問我何以必須刊登此項啓事，我坦白告之曰：郭某被迫去職，外間多不明真相，如我不刊登啓事，或不免引起誤會，以爲此乃我郭某之所爲，我豈甘作代罪羔羊？

任職條件有責有權

越日，李文範悄然抵美，我由史大返館，聞之，即撰就解職啓事一則，準備即行交卸。不料啓事交排後，陳耀垣先生聞之，立派人與我磋商，要求撤消啓事，我說：「這是我就任代理總編輯時已承諾，也是董事會同意之條件，今李先生既安抵美國，我決不能違背前言，否則，即不足昭大信於同志，故非即時履行不可。」陳等見我堅持立場，不得已乃於當晚召開緊急董事會議，同時亦邀請李先生與我同時列席。開會後，李文範即正式表明態度，謂「此次來美並非在就任『少年報』總編輯之職，無論如何，仍請鄧先生繼續擔任此職云云。」主席即請我表示意見，我仍重申前意，以符合當初之諾言。各董事見我立場堅定，紛紛懇切相勸，我雖知其意出真誠，然內

心殊爲不快，最後我乃起立鄭重說道：

「各位董事先生：我今天有一句非常不中聽的話，如骨梗在喉不得不吐。記得我在上海的時候，林煥廷先生就說介紹我來此作『少年中國晨報』的總編輯。後來，我在廣州與陳耀垣先生訂合約時，也明文規定要我來此作總編輯。當我出國時，人人皆知我將來美作『少年中國晨報』總編輯，我既然承諾來作總編輯，當然不是怕作總編輯。但是當我抵埠後，陳耀垣先生說，李文範先生即將來此擔任『少年報』總編輯，要求我不要接任總編輯，我因李先生是黨中前輩，我願意就任副刊編輯，以便能在李先生領導下學習學習，同時我還願自動減少月薪爲一百二十元，這是事實。其後郭威白因故解職，董事會堅要我暫代總編輯，我堅辭不允，嗣經董事會允我刊登啓事一則聲明一俟新總編輯抵埠，我即行解職，始允暫承其乏，此是雙方的諾言，現在李先生已安然抵埠，我除了解除代理之職而外，還有什麼辦法？所以無論如何，我非履行啓事的聲明不可，否則，我就不免食言而肥了！」

我說畢就坐，當時與會人士聽後，面面相覷，不知如何爲對，尤其陳耀垣與李文範面現尷尬之色。於是劉滌寰先生（劉爲『少年報』元老仍在館中任編輯之職，實爲『少年報』中最高之權威人士）乃起立說道：「鄧先生剛才所說的，句句都是實情，無怪鄧先生堅持要解除代理總編輯，但是現在李先生既表示絕不就任此職，其勢斷不能虛懸，且鄧先生原來就是來任總編輯的，雖然中間發生了些許周折，務請鄧先生以黨爲重，

幸勿介介於心。總之，我們雖有對不起鄧先生之處，然而並非故意如此，至祈特別原諒，以慰此間同志之殷望。」

我聽了劉滌寰之言，使我立刻回憶在上海臨時時，劉蘆隱兄之忠告，劉氏亦曾任『少年報』總編輯多年，對『少年報』情形至爲洞悉，彼謂老兄到美後，千萬要特別注意劉滌寰之爲人。今見其言雖極義正詞嚴，然想起劉蘆隱之忠告，使我不得有所防範。況李文範雖不就職，然有久居之意，倘我不早爲之所，亦未免受其牽制，甚至在幕後隱成太上總編輯，則我之處境將不堪設想，故寧探先小人後君子之態度，或可避免無謂之磨擦。因是我再起立發言：「各位先生：今天承大家厚愛，堅要我勉爲其難，我除了感激之外，我又有一個條件，各位如果同意，我即答應出任『少年報』總編輯，否則，斷不能奉命。」

各董事齊聲問條件爲何？我乾脆的說：「如果我做『少年報』總編輯，其條件極其簡單，那就是我是總編輯，不許有太上總編輯。」彼等聽後又齊聲說道：「既然鄧先生出任總編輯，當然就是總編輯，一切悉由先生作主，絕不至有人敢於干涉。」當時有人以爲我或將提恢復一百五十元月薪之事，或者有關其他待遇之事，但我均未提出，故彼等對我之作風不能不表示尊敬。殊不知我之提出不許有太上總編輯之條件，實爲我爾後所以能不受任何人無端干涉而能順利執行職務之張本。

黑旋風偏激受利用

黨潮與『少年報』問題逐漸平定，然蔣希曾

與「少年報」之爭執忽又生波瀾。先是蔣希曾聽我勸說，移住史大中國學生會，一面在校上課，一面仍為「少年報」副刊撰寫文稿，其前此對總支部之反感已漸趨平息。我自接任總編輯後，工作視前忙碌，蓋「國民日報」出版後，專與「少年報」打擂臺，不時發生筆戰也。惟一切漸上軌道，故雖較忙，而極感愉快。一日我與蔣希曾同車返唐人街，我即在辦公室處理公務，忽聞蔣君與司理黃君大聲爭吵，我即前往探詢，據蔣君言，本月稿費應為九十餘元，但司理計算僅給予七十餘元，顯然故意剋扣。我又問司理，彼則堅持無誤，不允更改。我當時即知此係由於計算方法之差異所致，因勸其雙方平心靜氣再加核算。但蔣君此時或因上次與黨部之爭，聯想而及於此次之稿費問題，認為有意與其為難，突然高聲說：「你們這樣對待我，我一定要設法報復。」言畢即悻悻然離去，我雖再三挽留，彼竟不顧而去。

蔣希曾原係直性人，綽號黑旋風李達。彼既拂袖而去，勢難挽回，同時司理黃君亦不願表示歉意，遂益成僵局。初不料蔣君去後，即與「國民日報」方面人士勾搭，彼等允蔣氏正可利用，乃極力加以挑撥，勸其出版刊物，予以經費支持，使其攻擊「少年報」與三藩市總支部。蔣君不悟，竟於數日後，出版「美洲評論」一種，分寄僑胞。我閱其創刊號，其首頁即刊登孫中山與列寧兩人照片，其內容則大多拾摭許多瑣事，對總支部及「少年報」作無情之謾罵。蔣君原由南高體育系畢業，但其英語頗為流利，而中文寫作向非所長，今則連篇累牘，顯有人為之捉刀。彼一向反共，態度原甚堅定，一旦轉而為列寧信徒，自非出諸良心，惟因一時氣憤，意存報復，遂不惜挺身而走險，我深知之，故不得不曲予饒恕。且蔣君係我至好，豈能聽其一誤再誤，乃約蔣君在其寓室晤面懇談。我等見面後，情好如初，我告蔣君說：「老兄所以與『國民日報』合作，不外為欲對『少年報』及三藩市總支部予以報復而已，然老兄豈知『國民日報』方面之所以予以經費支援者，其意更不過欲利用老兄為貓爪而已。以我推斷，『國民日報』固非對老兄誠意重用，一俟彼等借刀殺人之計既達，勢將被其拋棄。故為今之計，老兄必須立刻懸崖勒馬，中止『美洲評論』之出版。如兄而能接受我之忠告，我願為兄投稿於加拿大中文報紙，以所得全部稿酬交兄，如仍不足時，我願以『少年報』月薪項下酌予補充之。但我之此種辦法必須以老兄中止『美洲評論』之出版為先決條件。」蔣君聽後，大為動容，但經過良久之沉思後，忽曰：「吾兄美意實深感激，可是『美洲評論』勢難終止。因為我如果再行轉變，世人將謂我蔣某為反覆無常之小人，豈不更被人唾罵。」我仍勸再加考慮，但彼始終不允停止「美洲評論」之出版，我知其尚為幻想所迷，無法令其回頭，於是再告之曰：「我們原是知交，我此次勸告，老兄既不能悔悟，自亦無可奈何，但我臨別有一句話，請你三思，那就是我們今後不便再晤面，倘將來發生任何不幸之演變，均各不相涉，千萬勿怪我不够朋友之道。」蔣君毅然曰：「那是自然，我們雖然立場不同，但朋友還是朋友，兄已情至義盡，爾後即令

我討飯吃，也斷不怨你。」最後乃與辭而別，並叮囑他：「如此，則我們也不能再常見面了，希望仍能保持友誼，否則，彼此不免尷尬難以自處。」蔣君默然點首，我等遂黯然而別。

蔣希曾未接受我之勸告，仍繼續出版「美洲評論」，「少年報」與黨部同志見其猖狂日甚，屢次要我撰文駁斥，我均鄭重答覆說：「蔣君之所為，皆我方同志迫其挺而走險者，故諸君實不能無責，我對蔣氏曾再三忠告，彼均不聽，我不能為諸君故而以惡聲加之。且君等如謂蔣某之攻訐為不實，自可據實反擊，我豈能為之辯解乎？」「少年報」及總支部知我所言皆屬實情，亦無可奈何。

不料稍過些時，蔣希曾因接老同學劉愷鍾自巴黎之來函，即將其刊在「美洲評論」上，並寄一份與我，我讀後不覺發生無窮之感慨，劉愷鍾致函蔣希曾對「美洲評論」之謬論極表贊同，同時並盼蔣君勸我勿因「少年報」之職位，而犧牲遠大前途云云。查劉愷鍾亦係歲寒社同志，當我任南高東大自治總會會長時且曾任我之交際科副科長，因而當選為南京學聯會副會長，亦與我等共同致力於反共工作者，自其到巴黎後，乃因環境影響轉而左傾，故與蔣希曾一唱一和，而蔣希曾得之，視同拱璧，立予刊登，對我不啻為一種示威之表示。蔣希曾既不守我等最後晤面時相約之諾言，且引劉某之函以示譏嘲，我自不能再甘緘默，因即在「少年報」副刊撰文以警告之，蔣希曾遂不敢再胡言，然雙方友情則終難以維持。

(下期續完)